

專訪張曉風老師

(文 / 秘書室方諾妮)



» 張老師退休時，徐明達副校長代表學校頒贈獎牌

張曉風老師從1975年陽明創校開始，就接受韓偉院長的邀請，擔任本校的國文教師，至2006年退休。在這30年的歲月中，曉風老師用文人細膩的觸筆，寫下了許多關於陽明的文章。曾有學生因為讀到張曉風老師《唸你們的名字》這篇文章後，立志要考進陽明大學，成為老師的學生。

炎熱的7月，我在可以俯瞰和平東路大安森林公園的樓層上，訪問到了張曉風老師。張老師退休後，依然寫作。她寫作的題材從文藝、生活，旁及關心環保及生態等問題。張曉風老師的盛名早已如雷貫耳，但是我從未見過老師本人，只知道她退休後的生活依然忙碌，邀約滿檔。我想可能因為我是陽明大學的校刊編輯，所以曉風老師特別挪出時間，接受我的訪問。

我依照約定的時間赴約，曉風老師真的出現在我的眼前。短短的頭髮、圓圓的臉，還有一雙透著靈氣、銀杏般的大眼睛。張老師用清柔的聲音跟我打招呼，隨後直接切入訪問主題。老師態度溫婉親切，回答問題深入淺出。在應對之間，可以感受到她溫婉中帶著率真的個性。



» 曉風老師在學術研討會上和與會者留影

編輯：老師，請問您在陽明任教的30年間，有那件事令你印象最深刻？

張曉風老師：創校初期有位同學在榮總實習，為肝病病人打針，結果被針扎到得了猛爆性肝炎。那時真的是件不得了的事。我們全校師生都很哀傷、焦慮，大家能捐血的都去捐了，就是想把他救回來。後來他被救回來了。那是他的福氣和全體同學的祝禱。那時真的覺得很感動，大家將他從死神手中救回。這件事情讓我很難忘記！

編輯：大陸許多學校將老師的文章收錄至教科書內。2010年武漢中考(相當台灣國中基測)，也將老師的散文《唸你們的名字》列入考題，請問老師的看法？

張曉風老師：我想最早注意到我文章的應該是香港，他們的醫學院很早就將《唸你們的名字》列入教科書。在97歸併以前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就已經很密切。香港的水電都來自中國大陸，大陸也將香港做為他與世界溝通的平台。所以大陸也注意到了這篇文章。這篇散文是35年前寫的，現在大概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。不過這篇文章目前還是常被中國大陸引用。

編輯：日前白先勇老師來校演講，有學生提問該如何提升國文能力。白老師建議可先從紅樓夢、西遊記、水滸傳……等古典文學讀起。老師是否同意先從古典文學著手？

張曉風老師：我跟白先勇先生的想法是很接近的。但是「古典文學」的定義很籠統，它有一個「程度」上的問題。有時提倡古典文學會遭人批評。我所說的「古典文學」其實重點是近二至三百年的作品。相較於五千年的中華文化，其實它並不「古」。例如我們建議大家吃「硬」的東西，只是希望大家吃飯不要只喝稀飯，並不是一定要大家去吃阿婆鐵蛋。又如，我們現在看民國初年的文章，會覺得它是「古文」，但是當時的人卻認為他們寫的是「白話」。所以我建議學生讀的古典文學，是一些近古的文學，大約明、清時代的作品，例如紅樓夢等。這些對於提升學生的國文能力是有幫助的。

編輯：現代作家的作品對提升國文能力有幫助嗎？

張曉風老師：兩者並不衝突，你可以一邊讀紅樓夢，一邊念張愛玲的作品。張愛玲若活著也有一百歲了，但是她的文章仍與我們這個時代

接軌。反而，我覺得現在網路上有些作家，他們的想法很離奇——很奇怪的思維、邏輯和價值觀。雖然他們跟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，但是我對於他們的想法覺得很陌生。我還是覺得讀張愛玲的文章有種熟悉的感覺，不管是人際關係、情愛或細膩生活的觀察，都比較貼近現實生活。至於那種比較前衛的網路作家想法，就讓文學市場上「有此一味」吧！

編輯：對於「白話文學」有人給予正面評價，有人給予負面評價。老師對於白話文學的看法呢？

張曉風老師：當然應該給它正面的評價。其實紅樓夢、金瓶梅在胡適眼中都是白話文學，只是現在的學生，特別是在看西遊記中的詩詞歌賦時，覺得它們是文言，很難懂。如果紅樓夢、金瓶梅、水滸傳都算是白話文學，那麼白話文學真的是很豐富的。胡適當時的白話是以北京話為主，很多作家寫作時，會加入一些地方性的方言。

大家常說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」，這個「經」原本指的是「佛經」。佛家不論是華嚴經或者金剛經，都非常難懂、難唸。佛經的難懂並不是因為它是文言，而正因為它是「白話」。它將南無阿彌陀佛印度話直接音譯，而沒有去「文」它。越「白」的東西，此時此地容易懂，但是時間久了，反而越難懂。

「白話」的難處，就在於它脫離了現在的時空，就很難令人瞭解。台灣現在有很多的語言，例如「凍蒜」、「凍未條」，你拿到香港去，大概就沒有人懂了。同樣的，香港有很多的字，明明是漢字，但是台灣這裡也是看不懂。所以文章如果太過白話，太強調地方性及侷限時空，而與大的傳統文化脫節，對一個寫



» 左起：孫越先生、余光中老師、曉風老師及她的丈夫林治平老師

作者來說，是種損失。寫作者在這方面必須要做取捨。一個作家的作品，最好是大眾化，各地的人都能夠看的懂。

文言與白話可以混合運用，例如「豈有此理」就是文、白混用的好例子。現代人都寫白話文，但是白話文中加一點文言，會令人激賞。彷彿新鮮雞肉燉陳年火腿，真是膏腴勝味，但文、白要如何運用、比例多少，這又是一套理論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。

編輯：請問老師對於本校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，有何建議？

張曉風老師：我覺得要有「閱讀」的習慣，把「求知」當成一種性格。對於任何事都有想「查清楚」、「去探索」的性格，人生就會過得比別人豐富。不管是做研究、做事或做人，「細緻」是很重要的，要有好奇心。

編輯：請問老師還有沒有須要補充的地方？

張曉風老師：我覺得有2種行業很適合跟文學掛勾，一個是醫生，另一個是警察。醫生治療的是身體疾病，警察對付的是行為疾病。他們是站在第一線接觸病患及犯罪者的人，他們中間應該產生一流的文學家。

我認識一位原住民警察 SAKINU，他的父親

是獵人，他們世代狩獵。政府為了保育動物，禁止原住民打獵。於是原住民就出來抗爭，他們認為是漢人破壞了動物的棲息地，讓動物沒有辦法繁衍才會面臨滅絕。SAKINU 一方面要執行公務，一方面又面對族人辱罵他為漢人走狗。其實他自己是很錯亂的。但他後來成為很不錯的原民作家。

醫生也是要面對特殊的社會現象，例如最近的塑化劑事件等。記得有一次我跟幾位醫生去泰北做醫療服務工作。我告訴村民要照三餐吃

藥，結果村民告訴我，他們每天只吃兩餐。我當場呆住，立刻要面對如何解決他們三餐吃飯和吃藥的問題。有一次醫生叫瘧疾病患隔離，村民告訴他不能隔離，因為全村都得了瘧疾。醫生立刻又要面對及解決這樣的社會問題。

醫生和警察是最直接面對整個社會問題的人，他們面臨的衝擊其實是很大的。他們的職業讓他們適合從事文學寫作的工作，比起學電腦、機械工作的人，他們更有機會成為文學家。

張曉風老師小檔案

張老師籍貫江蘇省銅山縣。1941年3月29日出生於浙江金華，八歲隨父母遷台。1952年入學北一女中。1954年舉家遷往屏東，就讀屏東女中。畢業於台灣東吳大學中文系。曾任教東吳大學、香港浸會學院、國立陽明大學。自陽明大學創校以來，一直擔任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至2006年退休。目前在陽明大學仍有每週二小時的授課鐘點。

張曉風老師創作過散文、新詩、小說、戲劇、雜文、童話等多種不同的體裁，以散文最為著名。她的筆名：曉風，桑科，可巨。她的成名作《地毯的那一端》抒寫婚前的喜悅，情感細膩動人。其後她的作品在內容和技巧上不斷發展和突破，從描寫生活瑣事，漸漸轉變為抒寫家國情懷及社會世態，融入哲理，不斷開拓。詩人兼散文家余光中曾在《你還沒有愛過》一書的序中，讚美張老師為「亦秀亦豪的健筆」。

張曉風老師是中山文藝獎、國家文藝獎、吳三連文藝獎、中國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得主，當選過十大傑出女青年。作品曾入選台灣中學的中文教科書。

張老師從事文字工作逾四十年，著作有散文二十六部、小說二部、十個劇本，還有兒童文學《祖母的寶盒》等。她主編的書籍，除了暢銷一時的《友情四書》外，還有巨流版《現代中國文學大系》，散文卷、九歌版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》等。

